

万翔 / 著

暗像与幻想

——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



UN



映像与幻想

——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

万 翔 著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映像与幻想：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 / 万翔著. —
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丝瓷之路博览)
ISBN 978—7—100—11203—1

I. ①映… II. ①万… III. ①古典文学—文学研究—古希腊②古典文学—文学研究—古罗马 IV.
①I545.092②I546.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70118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映像与幻想
——古代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

万 翔 著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1203—1

2015年8月第1版 开本 880×1230 1/32
201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5 3/4

定价：40.00 元

主 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

顾 问：陈高华

特邀主编：钱 江

主 编：余太山 李锦绣

主编助理：李艳玲

编者的话

《丝瓷之路博览》是一套普及丛书，试图以引人入胜的方式向广大读者介绍稳定可靠的古代中外关系史知识。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

2012年秋

引 子

Literature may be an escape from the life around ...

A thing [mirror] to be walked through rather than looked into.

文学也许是周遭人生的出口……

一面要穿行而入而非向内张望的镜子。

钱锺书

A Collection of Qian Zhongshu's English Essays

142

无论是对深受文学熏陶的青年，还是对关注东西方交往历史的学者来说，钱锺书先生著于1937年的学位论文《十七、十八世纪英国文学中的中国》（*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都非常值得学习与借鉴。钱先生那娓娓道来的叙述为英国文学作品与中英两国社会、国际态势的种种联系理出了清晰的线索。钱先生在此文关键环节提到的文学（literature）与人生的三种关系，最值得细为玩味的便是文学如人生之镜的说法。这位大学者终其一生都在为贯通文学与人生之间的联系而孜孜以求，达到了令我辈后人惊叹不已的求学境界。

相比于以文学为人生之镜，中国人似乎更早就有了“以史为鉴”的说法。研究历史的学者们也使用英文 literature 这个词来代表史学文本的集合，称之为“文献”。无论是文献（literature）还是历史

(history)，这面镜子要我们走进去研究，同时也要走出来回到现实中。

因此，本书的写作也具有历史和现实两面的意义：对于东西方交往历史这“镜中像”来说，关于不同文明交往最早的记载可以让我们审视到古代人对所认知的作为遥远之地“他者”的人们的观念。而我们看到的是，欧亚大陆两端的西方与中国相互间的看法，呈现出相当有趣的局面。例如，古希腊人会用“野蛮人（barbarians）”之称来指周围的民族；中国人也认为周边许多民族是未开化的“蛮夷戎狄”。然而欧亚大陆两端的文明——希腊罗马世界与中国——彼此对对方的记载却并不完全体现着简单的轻蔑与自大，相反，记载里留下的更多是赞美与颂扬。与近代以来不断深化的交往相比，彼此缺乏直接交往的东西方古文明之间，对对方的记载更多的是绮丽的幻想。从幻想——西方文献之镜——中中国形象的历史里，可以看到的不只是对方的映像，也是西方世界自己的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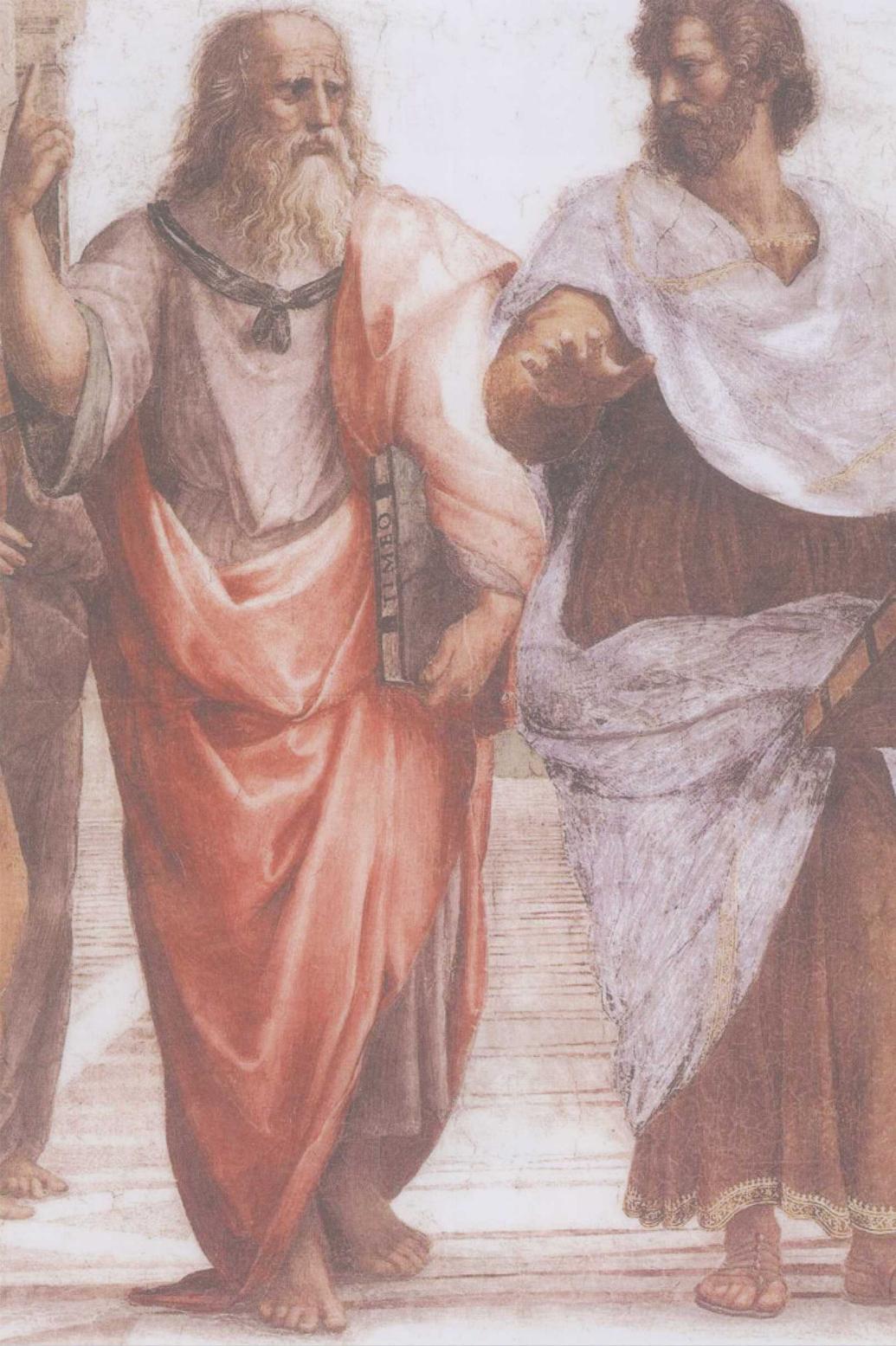
研究西方古文献中的远东形象还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近代西方与中国的直接交往逐渐确立以后，西方对中国研究的“汉学”(sinology)史，与西方和中国的交往与想象是分不开的。富有趣味的是，即使在双方彼此开放、交通和通信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形象不唯是交往中获得的真实，也充满了来自历史印记的想象。某些时候，这种想象甚至随着交往的发展成为西方人传说的或者笔下记载的关于远东文明的断语。这种历史的印象包含了一种真实性，也具有某些误读的成分在里面，这需要我们走进去探求。

从单纯学术的角度来说，研究中国与欧洲的早期交往，不唯是对彼此想象中的形象进行讨论，也是对欧洲与中国之间交通路线和彼此消息获得方式的研究。其间所需要提及的时间、空间、人物与事件颇为繁杂。到目前为止，中国学者在这一领域，尤其是对西方著作的介绍方面，并没有一部贯穿西方文献来研究的专论。笔者写作这样一本

小书，也许可以为国内的研究做出一点点抛砖引玉的努力；而在写作过程之中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不同学术传统的巨大差异和张力，它存在于东西方史学传统之间，也存在于语言学和文献学传统之间。各方学者间多年来的论述犹如两军对垒的阵地，在这里选择自己的立场需要多年学识的历练，资历浅薄的笔者只能罗列诸家之见，而期待今后有能力来推动问题的解决了。

由于笔者能力所限，无论是对长达千余年的西方古文献记载，还是对二三百年间近现代学者的研究，都只在此书中梳理出粗浅的脉络。其中细致而专门的研究，还有待于高水平学者来作出。

尽管没有细致入微的文本体察，但本书突出了对西方作家笔下的中国从语源、历史地理、文献学等角度的介绍。钱锺书先生在镜像与真实之间穿梭的形象，久久地出现在我的梦境中，激励我探索人生的真谛。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西方关于远东的记载

- 一 西方关于远东的最早记录 / 2
- 二 贯穿西方古典世界的赛里斯 / 16
- 三 近代学者研究下的赛里斯、秦奈与中国 / 22
- 四 二战后对古典文献关于中国部分的研究 / 29

第二章

历史的映像——文本的再检讨

- 一 文献的选取与分类 / 36
- 二 罗马诗人和剧作家笔下的赛里斯 / 38
- 三 希腊罗马史地学家笔下的赛里斯、秦奈与中国 / 53
- 四 罗马帝国宗教作家笔下的赛里斯 / 77
- 五 晚期罗马帝国与早期拜占庭时期作家的描述 / 87



第三章

映像对面的原象

——真实的远东世界与虚幻的中国印象

一 赛里斯与秦奈——来自何方的名字 / 108

二 何处是赛里斯——历史地理的讨论 / 119

三 他们是中国吗 / 142

第四章

西方古典文献对于古代中国记忆的尾声

一 远方的映像——作为东西方交往史料的价值 / 156

二 丝绸与赛里斯——历史的可能与误读 / 162

三 西方关于中国的映像与幻想 / 166



第一章

西方关于远东的记载

当“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被现代西方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并使用于对古代国家的指称的时候，位于今天伊拉克和叙利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建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率先成为学术界认定的世界最早的文明，而几乎与之同时发展起来的古埃及文明，则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互有借鉴。

西方关于远东的最早记录

They are beyond the reign of the blizzards.

他们在暴风雪的辖区以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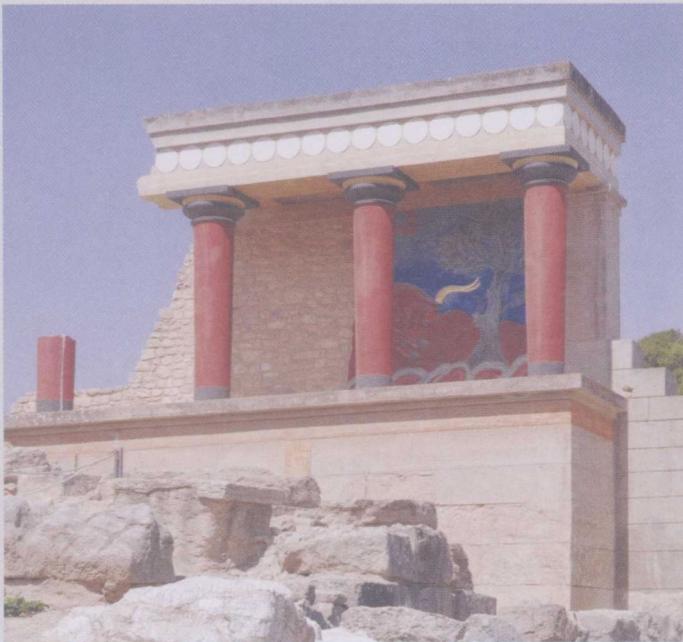
Geoffrey Francis Hudson

Europe & China

49

当“文明”(civilization)这个词被现代西方学术界所广泛接受，并使用于对古代国家的指称的时候，位于今天伊拉克和叙利亚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和阿卡德人建立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率先成为学术界认为的世界最早的文明，而几乎与之同时发展起来的古埃及文明，则与美索不达米

复原后的克里特岛克诺索斯王宫北入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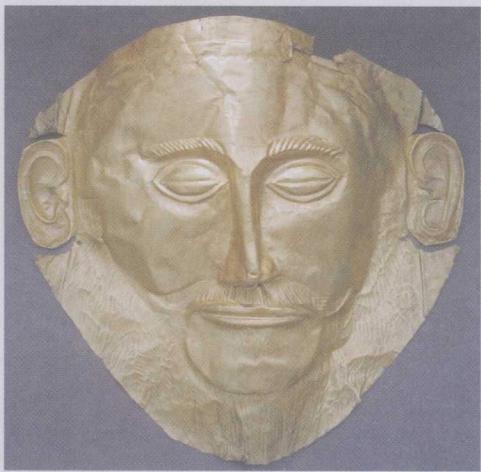


亚文明互有借鉴。在靠近两大文明发源地的东地中海地区，年代稍晚的爱琴文明在公元前四千纪发展起来。爱琴文明一度成为东地中海地区最为繁盛的文明之一，并通过其宏大的建筑、重要的出土文物和文献而为当今世界所知。

爱琴文明是对爱琴海沿岸的希腊地区青铜时代文明的统称。其存在年代早至公元前四千纪中期，早期以希腊爱琴海上的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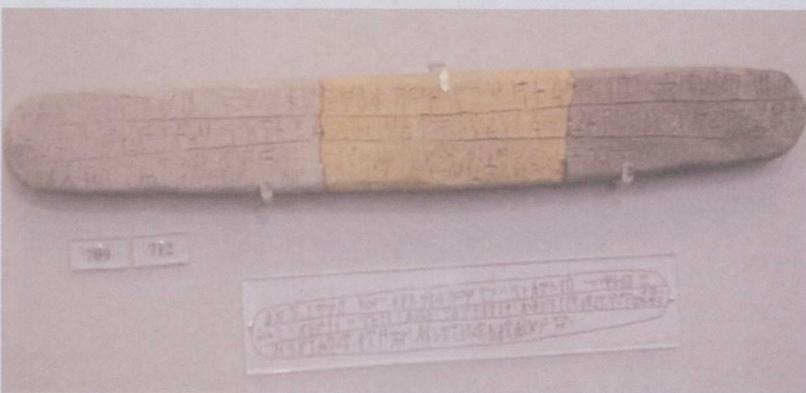
里特岛（Crete）为中心，后出现在爱琴海诸岛以及希腊半岛。至后期（前 1600—前 1200）以迈锡尼文明为核心。爱琴文明的艺术、建筑和墓葬都独具一格。克里特岛上著名的克诺索斯王宫和迈锡尼出土的阿伽门农金面具都是震惊世界的重要考古发现。在克里特岛和迈锡尼还发现了线形文字 A 和线形文字 B，其中后者已于 1952 年被破译，是希腊文字的一种早期形式。公元前 1200 年以后，随着迈锡尼文明逐渐衰落下去，爱琴文明告一段落，希腊历史进入了所谓“黑暗时代”。

然而，自公元前 1200 年到公元前 1050 年前后，曾经盛极一时的爱琴文明之代表——迈锡尼文明，以其宫殿和定居点被废弃为标志，消失在历史的记忆中。从此以后，直到公元前 9 世纪，古希腊的城邦国家才逐渐恢复以前的生机，进入了史称“古风时期”（前 800—前 480）的时代。这一时期里，古希腊的文学特别是以荷马史诗为代表



阿伽门农的金面具

德国考古学家海因里希·施里曼（1822—1890）在希腊迈锡尼遗址五号墓所发现的金质墓葬面具，被称为“阿伽门农的金面具”，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发现于克里特的线形文字 B，现藏于雅典国家考古博物馆

的诗歌得到了大发展。在古风时期之后是希腊文明史上最为璀璨的古典时期（前 480—前 336），这一文明被认为是整个西方文明的摇篮，对西方世界由古代到现代的政治、文学、哲学、科学和文化艺术产生了奠基式的影响。与此同时，在希腊西面，隔亚得里亚海相望的亚平宁半岛上，出现了古罗马文明和伊特鲁里亚文明两个文明中心。直到公元前 1 世纪，伊特鲁里亚被罗马吞并，罗马的扩张逐渐成为此时期西方历史的焦点。罗马共和国和后来的罗马帝国是西方政治文明的重要源泉。

古典时代希腊和罗马作家的作品，一般被认为是西方经典文献的主要渊源。今天人们谈到西方文明之时，也往往以古希腊罗马作为开始。由于希腊的地理位置比较靠近东方，希腊城邦国家又大都积极参与东地中海地区的海上贸易，那里的作家首先开始了解遥远东方的风土人情。

在爱琴文明出现之时，位于东亚腹地的中华文明也在黄河和长江流域发展起来。到了希腊的古风时期，中国历史则恰恰进入了春秋时期；而希腊文明的古典时期、罗马共和国早期则大致与中国历史上

的战国时代相当。德国著名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1883—1969）将公元前 800 年到公元前 200 年之间的时期称为“轴心时代”（axial age），当时中国、希腊、近东和印度等地都出现了各种学术派别、宗教传统百家争鸣的景象。这些学术与宗教传统的勃兴，极大地促进了各大文明在精神领域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明之间的相互影响和融合，其典型的例子是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希腊—波斯战争以及此后的亚历山大东征所带来的亚洲西部、中部和埃及的希腊化，以及罗马帝国对地中海世界的统一。

轴心时代，又称为“轴心世纪”，最早的提法来自雅斯贝尔斯的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The Origin and Goal of History*）。美籍德裔哲学家沃格林（Eric Voegelin, 1901—1985）则认为这一时代是人类思想的一次跃进。当时有代表性的例如中国的儒家、道家、墨家、法家学派，希腊的雅典学园、毕达哥拉斯学派、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以色列的先知以利亚、以赛亚、耶利米、但以理等，伊朗的琐罗亚斯德教，以及印度的耆那教和佛教等。在雅斯贝尔斯提到的诸多思想家中，他尤其推崇苏格拉底、孔子和佛陀，称他们为“人性的典范”。

希腊—波斯战争是指发生于公元前 499—前 449 年的波斯帝国与希腊城邦国家之间的一系列冲突。冲突的起因是小亚细亚的希腊城邦反抗波斯帝国委任的僭



雅斯贝尔斯铜像

位于德国奥尔登堡，由德国雕塑家鲍姆加特尔作于 1983 年。

主统治。波斯镇压了这些城邦的反抗之后，进一步入侵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的希腊本土，史称第一次希波战争。这场冲突以希腊人在公元前490年的马拉松战役的胜利而告终。在公元前480年开始的第二次希波战争中，两个主要的领导城邦雅典和斯巴达分别在萨拉米斯海战和温泉关战役中挫败波斯大军，再次把波斯军队赶出希腊。翌年，波斯军队的第三次进攻又遭受惨重失败。希腊海军远征小亚细亚，使小亚细亚希腊城邦脱离了波斯的统治。直到公元前449年，波斯帝国不得不承认小亚细亚希腊城邦的独立地位。这场战争使强大的波斯帝国大受重创，再也未能恢复元气。但希腊的胜利也为各个城邦之间的内战也埋下导火索，间接地导致了其北部邻邦马其顿对希腊和亚洲征服的开始。

然而，在这一时间段里，位于欧亚大陆东西两端的两大文明中心，中国和希腊罗马世界，相隔千山万水，为众多民族和国家所阻隔。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依稀找到几处希腊作家的作品，记载了关于遥远东方的状况。留下这些记录的希腊作家，是不畏艰险的旅行者、彪炳史册的军事家和为东方宫廷服务的人。

如果我们要追溯已知西方文献中关于远东的最早记录，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作家阿里斯铁（Aristeas of Proconnesus）的诗篇《独目人》（*Arimaspiae*）中的记载应当是最佳的候选了。可惜此书已佚失，只有保存在其他古典作家如品达（Pindar）、希罗多德（Herodotus）等人的著作中的零星记载。

作为一个旅行者，阿里斯铁记载了他从小亚细亚出发，向“北方”旅行的行纪，这保存在“历史之父”希罗多德（约前484—前425）的著作《历史》（*The Histories*）中。阿里斯铁旅行到一个叫做伊赛顿人（Issedones）生活的地方，那里的人们告诉他，在他们以北的地方居住着与狮鹫（Griffins）厮杀的“独目人”（Arimaspi）